

古代舆图所见达瓦齐南逃 路线及伊犁通乌什道^{*}

王 耀

内容提要 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兵败格登山后，经贡古鲁克岭逃往南疆。因为这条天山西部的道路地处清代边陲、人迹罕至（该道大部现已在境外），同时边地地名复杂，所以不仅清代史籍记载抵牾且致今人研究语焉不详。通过分析清代文献、舆图及山川地理态势等，该文指出达瓦齐兵败后，经沙喇雅斯—特克斯河上游—特克斯色沁—贡古鲁克岭—贡古鲁水的南逃路线；并纠正了部分清代史籍记载和前人研究的讹误，指出“纳林道”、“冰岭道”与“伊犁通乌什道”的差异，且在乌什以北共有七处达坂，可以连通伊犁与乌什。

关键词 清代 舆图 天山西部 道路 达瓦齐

清代由北疆伊犁通往南疆的道路，据史载，“伊犁通南捷径有四：一自那喇特卡伦经珠勒土斯、察罕通格两山以达喀喇沙尔；一由穆素尔达巴罕渡特克斯河、踰冰岭以达阿克苏之札木台；一出伊克哈布哈克卡，越贡古鲁克达巴罕以达乌什；一出鄂尔果珠勒卡伦，踰善塔斯、巴尔琿两山，渡纳林河以达喀什噶尔”^{〔1〕}。其中第一条道路在今天天山东段的焉耆附近；第二条由伊犁至阿克苏的道路，因经过冰岭达坂而常被称之为“冰岭道”；第三条即为本文研究的由伊犁至乌什的道路；第四条由伊犁至喀什噶尔的道路，因需渡过纳林河而有文献称之为“纳林道”。乾隆皇帝统一新疆时，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在格登山战败后，曾经伊犁至乌什的道路逃往南疆，且清中期南、北疆士兵曾经此路进行换防等。目前，因为伊犁通乌什道地处清代边陲、人迹罕至，同时边地地名复杂且该道大部现已在境外，所以导致清代史籍记载抵牾。王启明致力于西天山南北通道研究，曾撰文讨论“冰岭道”^{〔2〕}及伊犁通乌什道^{〔3〕}。具体到本文讨论的伊犁通乌什道，王启明首先注意到了史

^{*}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苏航与陕西师范大学王启明对于该文提出了宝贵的修订意见，谨致谢忱。

〔1〕（清）袁大化：《新疆图志》卷六《国界志二》，页43b—44a，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宣统三年木活字本，索取号：地610/39。

〔2〕 王启明：《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页64—80；《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二题》，《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页45—47。

〔3〕 王启明：《清代新疆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页30—38。

籍记载模糊和今人著述未究其详的状况，他借助清代史籍记载，就道路走向、关键节点的确定及道路使用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已经较好地呈现出了这条少人关注但具有历史意义的道路的整体面貌。然而，因为相关史籍记载相对较少，又未借助形象直观的舆图资料，所以在该道路路线复原的关键节点上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借助清代文献尤其是前人较少利用的舆图资料，大致还原达瓦齐南逃路线以及伊犁至乌什的道路，以期对前人研究有所补正。

一 逃遁关键点：贡古鲁克岭

乾隆二十年(1755)格登山之战后，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兵败，自格登山遁逃，定北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统兵继进，收取达瓦齐家属”，并认为“达瓦齐虽暂时免脱，势已狼狈，可不日就擒”^{〔1〕}。不过，几天后定北将军班第报告，“达瓦齐逃窜后，臣等由两路哨探兵内派参赞大臣青滚杂卜等相继分路追擒……达尔党阿等追逐达瓦齐至奎鲁克岭，见达瓦齐已入布鲁特境内”^{〔2〕}。清军因为人困马乏，不得不停止追捕，派侍卫、台吉向回部、布鲁特各处晓谕利害，令其擒献。达瓦齐翻越“奎鲁克岭”后，在喀什噶尔交界处被乌什伯克霍集斯用计擒获，之后霍集斯将达瓦齐通过“木素尔口”解送给清军，据霍集斯奏报：“本月初八日，达瓦齐在喀什噶尔交界处驻扎，即遣我弟携带酒马迎接……我因伏兵林内将伊擒获。”^{〔3〕}

由上述记载可知，达瓦齐自“奎鲁克岭”南逃，被擒获后经“木素尔口”北返。其中“木素尔口”在清代文献中又记作“穆肃尔口”等，“穆肃尔，译言冰，达坂，译言山，穆肃尔达坂译言冰山也”^{〔4〕}，北返的道路即为伊犁至阿克苏的“冰岭道”。关于“奎鲁克岭”的记载见官修《平定准噶尔方略》一书，该书史料价值极高，吴丰培曾评价：“此书则既详载上谕并大部分著录折奏之文，则始末俱全，引用可据。固胜于实录所载。”^{〔5〕}此外，清中期祁韵士《西域释地》记载：“乾隆二十年，大军平准噶尔，达瓦齐由格登山窜，踰库鲁克岭，将往喀什噶尔地，乌什伯克霍集斯给擒以献。库鲁克，疑即贡古鲁克之讹。”^{〔6〕}同期徐松《西域水道记》记载：“六月丙寅，定北将军班公第奏言：‘达尔党阿至库鲁克岭，达瓦齐已入布鲁特境，岭外有通回城及布鲁特路，令侍

〔1〕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〇，乾隆二十年六月丙午条，页152，中华书局，1986年。

〔2〕 (清)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四，乾隆二十年夏六月戊午，“定北将军班第等奏追擒达瓦齐情形”，页1a—1b。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页1181，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年。

〔3〕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四，乾隆二十年夏六月戊辰，“定北将军班第等疏奏擒获达瓦齐”，页34a。《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页1197。

〔4〕 (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七《回疆风土记·杂录》，页12a，日本宽政十二年(1800)刻本。

〔5〕 吴丰培：《史料价值极高的名著〈平定准噶尔方略〉》页11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6〕 (清)祁韵士：《西域释地》，页24b—25a，道光十七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卅五号，页50—51，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卫、台吉等晓谕之。”¹¹上述三部清代文献均记录达瓦齐经“奎鲁克岭”(或“库鲁克岭”)南逃。在清统一初期,新疆地名多直接音译自当地民族地名,在音译为汉语的过程中出现同音不同字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阿克苏曾译为“阿克素”、和田曾译为“霍田”等,在《西域同文志》颁行后,地名才逐步规范统一,“奎鲁克”、“库鲁克”在文献中统称之为“贡古鲁克”。因此,该处“奎鲁克岭”、“库鲁克岭”及“贡古鲁克岭”均指同一处地名¹²。

此外,清代文献中亦存在达瓦齐经过伊犁至阿克苏的“冰岭道”南逃的记载。乾隆年《西域闻见录》记载,达瓦齐兵败后,“因率其子罗卜藏并亲丁百余骑,由穆肃尔达坂,逃至回疆”¹³。光绪三十四年(1908)《绥定县乡土志》记载:“达瓦齐率二十余人逾冰岭,窜喀什噶尔界。”¹⁴到底达瓦齐是从“穆肃尔达坂”还是“奎鲁克岭”南逃?在此需要从辨析文献的史料价值入手。《西域闻见录》为乾隆年间七十一私人撰修,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祁韵士曾指出该书“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¹⁵。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曾指出《西域闻见录》“作者七十一出现理解错误并误用‘户’、‘口’的现象,造成书中记载人口数值时的差误”,建议“研究者对该书的记载,应与其他文献对照使用,以免造成讹误”¹⁶。考虑到《西域闻见录》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距乾隆二十年格登山之战已有二十余年,加之该书为私人撰修并且记载中舛误颇多。因此,其中记述与官修的《平定准噶尔方略》、《清高宗实录》记载相比,可信度不大。至于成书于清末的《绥定县乡土志》,距格登山之战已一百余年且书成于县衙胥吏之手,出现错讹在所难免。因此,达瓦齐经“奎鲁克岭”南逃的记载更为可信。

二 贡古鲁克岭以北的路线

据《西域水道记》记载:“乾隆二十年,纳木扎勒齐素咙携同贝子车布登扎布等追达瓦齐至沙喇雅斯岭,是也。岭在冰岭西,与特克斯河源相近。水达山外,北流经沙喇雅斯卡伦东(卡伦东南至特克斯塞沁卡伦七十里)。又北流,经鄂尔果珠勒山东,山有水来汇。山之西置卡伦(鄂尔果珠勒卡伦东南距沙喇雅斯卡伦六十里),通善塔斯岭也。”¹⁷这其中首次提到追达瓦齐至“沙喇雅斯岭”及几处卡伦。下面结合〔图一〕论述。

11 (清)徐松(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页206—207,中华书局,2005年。

12 王启明曾就“奎鲁克岭”、“库鲁克岭”、“贡古鲁克岭”的对应关系,从满语、布鲁特语、察合台语等语言学角度进行对比研究。参见《清代新疆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页33。

13 前揭《西域闻见录》卷五《西陲纪事本末上·准噶尔叛亡纪略》,页4b。

14 《绥定县乡土志》“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页352,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

15 (清)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页1a,道光十七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二号,页1。

16 王耀:《乾隆朝〈西域闻见录〉中库车“户口”记载辨析》,《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页125。

17 前揭《西域水道记》,页261。

〔图一〕《旧刊新疆舆图》之《俄属沙漫图》(局部)^{〔1〕}



北
↑

该图截取自光绪三十二年绘制的舆图，图方位为上北下南，图幅东边标注有“绥定县界”、“宁远县界”，属于清朝伊犁地区，南边标注“温宿州界”，舆图详细标注的是“俄属沙漫”的山川河流等地物，清末这一地区已经为沙俄所侵占。在舆图中部标注有“沙喇雅斯”，据上段《西域水道记》记载，清军应曾追达瓦齐至此。在其南标注有“特克斯色沁”，该处地名在特克斯河上源以南，据上段文献中记载，沙喇

雅斯卡伦与特克斯色沁卡伦相距70里。在“沙喇雅斯”以北标注有“鄂尔果珠勒”，两者相距60里。〔图一〕中显示“沙喇雅斯”为枢纽之地，结合清军自东北部的伊犁进军的态势和格登山位于特克斯河下游(沙喇雅斯以东)的位置两点考虑，达瓦齐面对清军追兵不可能往北或往东逃窜^{〔2〕}，因此也可以说，达瓦齐不可能往东经过特克斯河下游再往南过“冰岭道”至阿克苏，也就更加佐证了清代文献中达瓦齐经贡古鲁克岭至南疆的可信性。同时考虑到文献中的南逃记载以及“贡古鲁克岭”在“特克斯色沁”西南的地理格局，推测达瓦齐经“沙喇雅斯”后，往南渡过特克斯河上源至特克斯色沁一带。

王启明在复原达瓦齐逃遁线路时标注途经“善塔斯岭”^{〔3〕}，是混淆了达瓦齐南逃乌什道路与伊犁至喀什噶尔的“纳林道”。“善塔斯岭”位于纳林道上，该条道路由伊犁往西南至〔图一〕中“鄂尔果珠勒”往西，如《西域水道记》记载，“山之西置卡伦(按：鄂尔果珠勒卡伦)，通善塔斯岭也”。关于“纳林道”，据文献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定边将军兆惠奏言：“臣于四月十三日渡伊犁河，已抵格根、哈尔奇喇，讯问向导人等，由特穆尔

〔1〕 《旧刊新疆舆图》之《俄属沙漫图》，清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五号，页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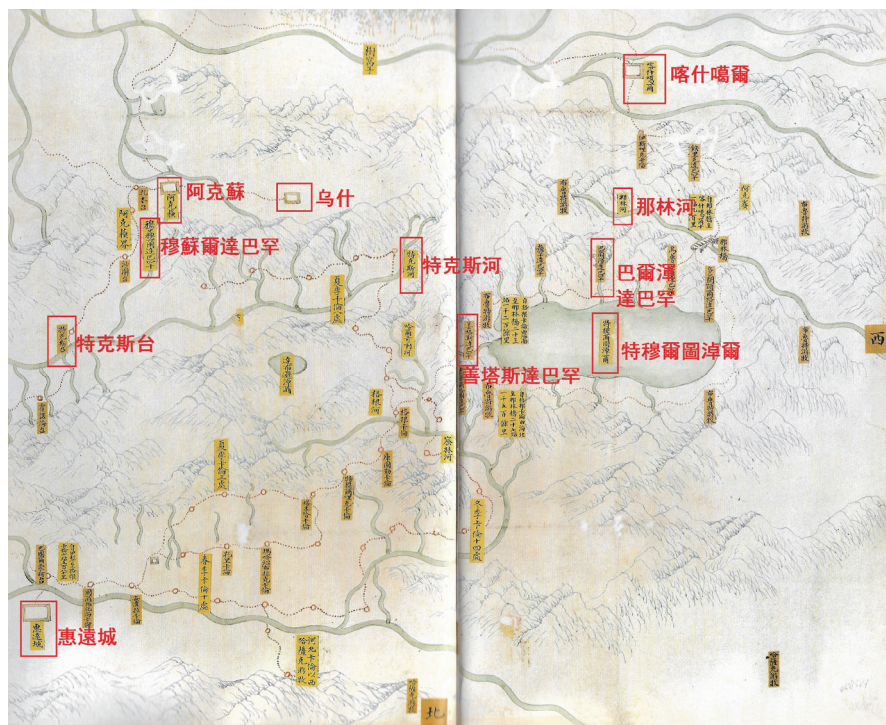
〔2〕 王启明研究中并未注意到“沙喇雅斯”这条记载及这个关键节点，也同样做出了达瓦齐向西然后转向东南逃窜的论断，依据主要是格登山之战前达瓦齐从位于西边的特穆尔图淖尔带兵前来的史事，推测在湖附近是蒙古人势力范围，因而败退后西撤。参见《清代新疆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页31—32。

〔3〕 前揭《清代新疆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页35。

图淖尔过巴尔琿岭，穿行布鲁特境内，计一月可至叶尔羌、喀什噶尔”^{〔2〕}，这其中提到伊犁至喀什噶尔经过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以南的“巴尔琿岭”。另据《新疆图志》记载，“一出鄂尔果珠勒卡伦，踰善塔斯、巴尔琿两山，渡纳林河以达喀什噶尔”，较详细地说出“纳林道”的几个关键节点。具体路线参见〔图二〕。

《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为光绪年间绘制，方位为上南下北，图幅重点表现的是由北疆伊犁至南

〔图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年间《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局部）^{〔1〕}



疆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处的道路、卡伦等状况。因为图中文字较小，不易辨认，所以笔者将重要地名加红色方框并使用红色字体书于原地名旁，以便识读。图幅左下角的方形符号表示的是惠远城，右上角的方形符号则标示的是喀什噶尔，在图幅中部偏右的湖泊是“特穆尔图淖尔”，湖泊南边的河流和桥梁分别为“那林河”、“那林桥”。图幅绘制中使用红色连续断点、红色圆圈分别表示道路和卡伦，使用黄色贴签标注地名和道路里程。从图幅中，可以看到由伊犁惠远城至喀什噶尔的“纳林道”的详细状况，在“特穆尔图淖尔”分为南、北两道，经过湖泊北岸的道路因为通过布鲁特领地，并未详尽标注沿途地名等信息，而经过湖泊南岸的道路则标注翔实，上段中提到的“纳林道”上的重要节点——“善塔斯达巴罕”、“巴尔琿达巴罕”，在地图中均标注在湖泊南岸。由此幅地图更加可以确信“善塔斯岭”在“纳林道”上而非在伊犁通乌什道上，今人研究中认为达瓦齐经过“善塔斯岭”南逃乌什，是混淆了两条道路。

图中左边标注了由惠远城经过特克斯河下游过“穆苏尔达巴罕”至阿克苏的“冰岭道”；中间利用红色断点大致标注了经过特克斯河上游至乌什的道路，但是并未详尽记录经过的卡伦等信息。结合〔图一〕〔图二〕和文献记载，可以粗略知道，达瓦齐在兵败后，应该逃至沙喇雅斯岭，往南渡过特克斯河上游后，经特克斯色沁再折往西至乌什北边的贡古鲁克岭。可以确认，达瓦齐并未经“冰岭道”南逃阿克苏，亦未过“善塔斯岭”后经

〔1〕 清光绪年间《伊犁至喀什噶尔新建城图》，纸本彩绘，41.5×51.5厘米，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索引号：故机058804。图像来自于冯明珠、林天人主编：《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页64—65，台湾“故宫博物院”，2008年。

〔2〕 前揭《西域水道记》，页281。

〔图三〕中科院藏咸丰年间《新疆总图》(局部)



“纳林道”南逃喀什噶尔。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一幅清代彩绘《新疆总图》^①，其中标注出了贡古鲁克山及伊犁至乌什的道路。据孙靖国研究认为，该图应该绘制于清咸丰五年至咸丰八年间(1855—1858)，图中利用红色线条表示道路，较为详尽地标注新疆地区的交通路线及里程等。同时，附注有大量文字注记，详细介绍各条道路途经城镇、山川河流等。从该图绘制的技法及内容等方面来看，图中文字较为稚拙，绘制并不精美，推测应该并非官绘本；从其详细标注沿途信息来看，可能是为行军、游历或经商使用。

笔者根据本文研究需要截取拼接《新疆总图》中的伊犁至乌什道的地图〔图三〕，方位是上北下南，红线表现的是从伊犁往西南过特克斯河上游、再往南越贡古鲁克山后至乌什的道路。可见，至少在咸丰年间这条道路仍旧在商人游历、经商时使用。地图中有关于这条道路的文字注记，“此路由伊犁绕冰山西约二千里，中有七站，经布鲁特，至乌什，较冰山稍平，渡河数四，河皆小石，水浅可涉。其程出鄂尔果珠勒卡伦，千三百里过善塔斯岭，又五百五十里

踰巴尔琿岭，又四百五十里至乌兰乌苏河”。经过前文分析，可知该段记载有错讹之处，根据文字前半部分的描述及地图中红线标注的道路状况，图文对照，可以确定描述的应该是伊犁至乌什的道路。然而，注记后半部分所描述的则是经过善塔斯岭、巴尔浑岭、纳林河的伊犁至喀什噶尔的纳林道。说明该图文字记载部分同样是将两条道路混为一谈。

三 贡古鲁克岭以南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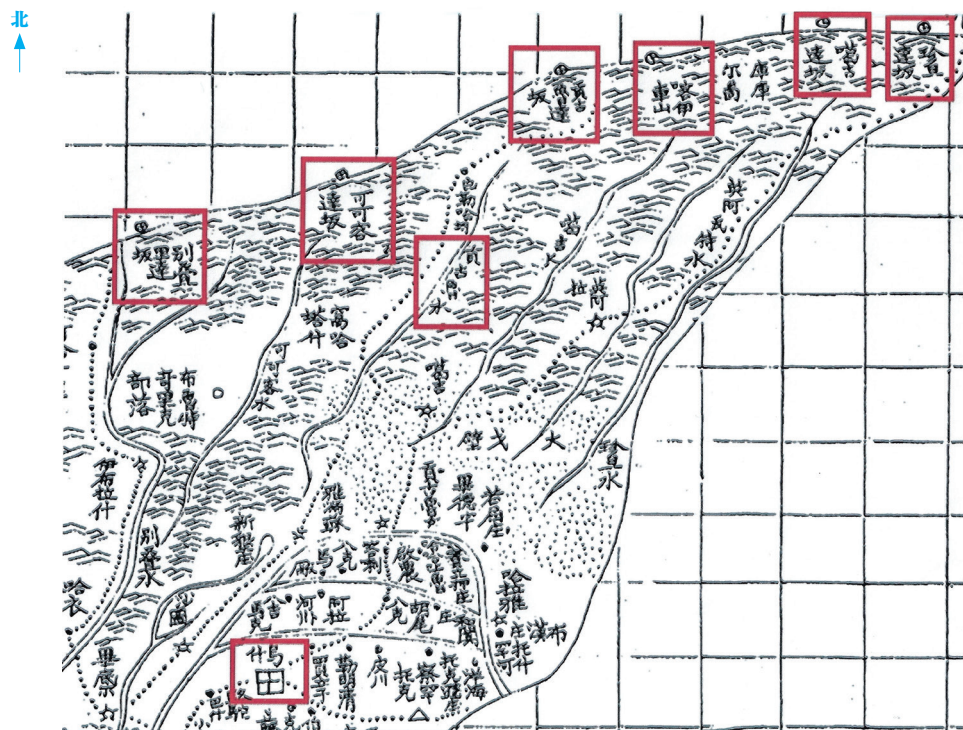
光绪三十二年绘制的《乌什厅图》〔图四〕，方位为上北下南，标绘了清末乌什以北各达坂及道路简况。其中标注有“贡古鲁达坂”，可见翻越贡古鲁克岭后，可以沿“贡古鲁水”南下至乌什。〔图四〕中共标注了六处达坂，从东往西依次是“珍旦达坂”、“噶古达坂”、“喀伊车山”、“贡古鲁达坂”、“可可容达坂”、“别叠里达坂”。此外，全图的最西边还有一处“齐恰尔达坂”。因此在乌什以北通往伊犁共计有七处达坂。2015年7月，笔者至乌什县调研期间，曾进至地图中“珍旦达坂”一带，向当地人了解情况，被告知在乌什县北确有七处达坂，其中一处至今仍称为“贡古鲁克”。只是因为这些达坂地处边界，在目前出版的地图中往往仅标注别迭里山口、喀依

①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新疆总图》，编号：史五八〇 二五五 二七四一九三，孙靖国：《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页52—55，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

切山口。因此，今人研究认为“达瓦齐极有可能通过时称‘奎鲁克岭’的别迭里山口，‘在喀什噶尔交界处驻扎’时被霍集斯设计擒获”^{〔2〕}，并在复原的“达瓦齐逃遁线路示意图”^{〔3〕}中标注达瓦齐经“别迭里”南逃，这是未弄清自伊犁跨越天山至乌什的各处达坂并将“贡古鲁达坂”与“别迭里达坂”混为一谈。

关于贡古鲁克岭及其以南道路状况，在《南疆勘界日记图说》^{〔4〕}中注记翔实。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在光绪八年奉旨勘分新疆南

〔图四〕《旧刊新疆舆图》之《乌什厅图》局部^{〔1〕}



路边界，亲履其地，“自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所历道途、所办事件，笔而记之，图而征之者也”。〔图五〕为贡古鲁克岭一带山水、道路、村庄等状况，方位为上北下南。据记载，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晴，由喀依车出山口，向西行六十里，入贡古鲁克山口，又三十里，驻卡伦处，涧岸林立，高数十仞，状如城郭，计程九十里”。结合〔图五〕可知，“贡古鲁山口”以北三十里的卡伦，在地图中以形象化的房屋符号表示。之后，沙克都林札布记录了贡古鲁克岭以南道路的艰险及峰顶状况，“二十三日，阴风，由贡古鲁克卡向西北行，涧石丛杂，百二十里入峡口，悬绝千尺，阴谷飒飒，疑似风雨，飞岩欲逐，云奔岐径，峡如陋巷者，十余里，过此宽平十里，外又陡极，弃马猱攀而上，大石峻嶒，几难容足，西向，北越五层，达坂如登天，然始至贡古鲁克山顶，又名库库尔图，鼻息如促，得驻足焉。东西横亘，山脊有旧鄂博二，右边鄂博下有旧穴，因将勘分乌什界铜牌填入封固，俾志久远，于西南三四步，又新建一博，遂犄角而三矣，计程百六十里，无草”。笔者在2015年至乌什调研期间，虽未进至贡古鲁克岭一带，但是到达其东的珍旦达坂附近，沿路深沟险壑、道路曲折、山势峥嵘、草木稀疏，想必沿途险绝景致类于贡古鲁克岭。

〔1〕 《旧刊新疆舆图》之《乌什厅图》，清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五号，页23。

〔2〕 前揭《清代新疆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页33—34。

〔3〕 前揭《清代新疆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页35。

〔4〕 （清）沙克都林札布：《南疆勘界日记图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年（甲申秋九月）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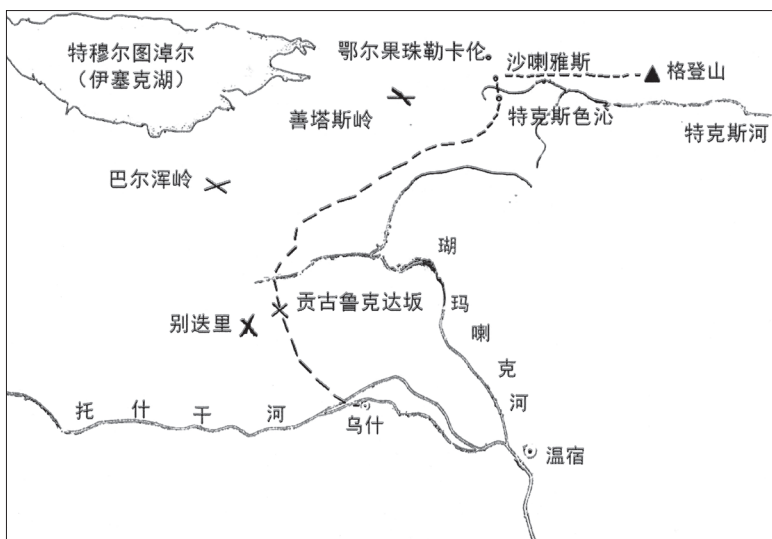
〔图五〕《南疆勘界日记图说》之贡古鲁克岭



北
↑

天山西部地区的这条连通伊犁与乌什的南北通道，在清代曾长期封禁，仅偶然间用于南、北疆士兵换防。道光十四年（1834），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喀什噶尔换防兵不便由纳林草地及冰岭道行走，请由贡古鲁克换防。道光帝批示：“着照所请，本年伊犁应换喀什噶尔一半官兵，即由伊犁西南之哈布拉克卡伦，直通乌什贡古鲁克卡伦捷径行走。此路前经那彦成奏明封禁，俟官兵经过后，仍行封禁。”^{〔1〕}至清末，贡古鲁克岭以北的路段为沙俄侵占，加之清代文献记载不一、道路人迹罕至，因此导致古人和今人往往混淆“冰岭道”、“纳林道”与“伊犁通乌什道”，并错误认识乌什以北的几处达坂。

〔图六〕达瓦齐南逃路线示意图〔2〕



综合分析舆图、文献及山川地理态势等，如〔图六〕所示，粗略得知达瓦齐自格登山败走后，先西至沙喇雅斯转而南渡过特克斯河上游，至特克斯色沁一带折往西南至贡古鲁克岭，翻越达坂后，沿贡古鲁克南逃。并且，如清代文献记载“由伊犁通乌什之路甚多”^{〔3〕}，根据已有舆图及实地调研可知，包括贡古鲁克岭在内共计有七处达坂，可以连通伊犁与乌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道光十四年二月己未条，页762，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 此图据《达瓦齐逃遁路线示意图》改绘，原图见《清代新疆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页35。

〔3〕 《清宣宗实录》卷一三六，道光八年五月辛酉条，页95。

略论清代太庙祭器、祭品陈设规制^{*}

张小李

内容提要 清太宗崇德元年仿明朝制度建立了清代的太庙祭祀制度。该祭祀活动分为正祭时享礼、岁暮祫祭礼和告祭礼，其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和数量均仿明制，祭品遵古，祭器用瓷器。太庙祭祀制度确立后，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非常稳定，除乾隆朝祭器复古，恢复了金质、玉质、铜质、木质祭器外，其他皇帝基本遵循了崇德祭祀制度。这一点从雍正朝《大清会典》、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和光绪朝《大清会典图》所绘太庙祭祀陈列图及其他文献得到了直观的印证。

关键词 太庙 时享 祫祭 告祭 雍正 光绪

历代天子宗庙祭祀，分正祭和告祭。正祭分时享、禘、祫。历代儒者、礼臣对正祭中的时享以及告祭未有很大的分歧，而对禘祭与祫祭，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太庙祭祀不行禘祭礼，而只于岁暮在前殿行集中殿、后殿帝后神主的祫祭礼^{〔1〕}。因此，清代太庙祭祀有正祭时享礼^{〔2〕}、岁暮祫祭礼，以及告祭礼。举行祭祀之时，要陈祭器，献祭品。清代太庙祭器、祭品规制直追周代，而祭器、祭品的数量，则踵武元明。

一 历代天子宗庙祭器、祭品概述

天子礼制成熟于周代，然历经春秋战国的动乱，以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了汉代，含祭祀制在内的天子礼制与周代相比，有了断层，因此，汉代负有重建天子礼制的重任。

西汉立国以后，刘邦命儒士叔孙通与鲁诸生制定朝仪。叔孙通所制之礼，“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刘邦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2013年院级课题“清代皇帝宗庙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清康熙时，御史李时谦请行禘祭礼，礼臣张玉书因历代对禘祭的含义理解不一，而宗庙禘祭更是说法不一，导致宋神宗停禘祭为由，建议“太庙祭礼，四孟分祭前、后殿，以各伸其尊。岁暮祫享前殿，以同将其敬。一岁屡申裸献，仁孝诚敬，已无不极。五年一禘，可不必行”。参见《清史稿》卷八六《礼五（吉礼五）》，第10册页2582—2583，中华书局，1977年。

〔2〕 （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册页325）每个季节，均应在太庙举行时享祭祀，时享一般在四孟月举行，即在孟春（正月）、孟夏（四月）、孟秋（七月）、孟冬（十月）举行。